



那天,说的是那位我们非常崇敬的老教授,自不必论及他所涉猎的专业上的渊博、成就和才华,就他的文学功底也绝非一般人所能及。

暮年,在教授的卧室,摆放着两张放大的照片,一张是梳着发髻的农村老太太,穿着旧式的对襟棉袄、慈祥的模样,远处是山清水秀的家乡和祖居的矮屋,那是他挚爱的母亲;还有一张是他温婉贤惠的妻子,她不是那种美丽的女人,却是他终身的伴侣和依靠。相继失去了生命中最挚爱的两个女人,想必是他心里最深切无奈的思念。无数孤独黑暗的夜里,他总是忧虑着他的疾病,常常深陷于不安之中。

近些年,教授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他常常看着妻子照片,记不起究竟她是谁?有时候会为难地笑着说:“姐姐吗?或者是哪一个亲戚?”每一个早晨,无论怎样恶劣的天气,天蒙蒙亮他就快乐地走出家门、不知疲倦地走着,走着,直到黑夜来临,跟随的保姆哄骗他回家。

无数类似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都是由家人细心照料的老人,他们早已经忘记了经历过的那些跌宕起伏的人生,忘记了渊博的学识,忘记了自己从哪里

来,忘记了最亲密的家人,甚至忘记了身体的病痛。

因为记忆中深刻的忘记,他们仿佛又快乐如初。

记得有一部关于“返老还童”的电影,说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美国新奥尔良,一个满是皱纹、形同老人的孩子本杰明降生,母亲难产死亡,他被遗弃在养老院,被黑人女仆收留。时光流逝他却逆生长,逐步回归到孩童时代。儿时的小伙伴黛西在最恰当的时候和他相爱。他们短暂的相守、又分离,各自走在自己命运的轨道上。本杰明继续逆流而上,返老还童,最后已经形同老母亲的黛西牵着变成幼年的本杰明,在落叶缤纷的黄昏林荫道上,她弯下腰、轻轻吻着如同孩子一样的本杰明。最终,完全变成婴儿的本杰明在满头白发的黛西怀抱中安然死去。

凄美的爱情讲述了一个违背自然规律、奇异的生理上返老还童的故事。

如同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他们走过了人生风风雨雨坎坷的路,他们忘记了离别、惆怅,最终回归到一片属于自己的安宁祥和之地,这何尝不是人类灵性最高境界的返璞归真呢?或许他们诠释的是人类精神家园返老还童的定律。

返老还童,渴望时光倒流,使生命和爱一样永恒。

返老还童

汪芳

迷人的东湖路

朱效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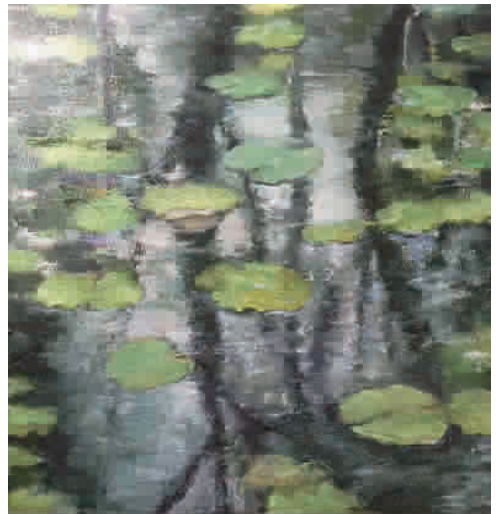
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淮海路和东湖路交叉不是正南朝北的方向,从淮海路要朝西北方向走过去,区区474米的路程,我走了约七八分钟,就到了新乐路、延庆路、富民路、长乐路四叉路口,然后再往回走,走到淮海路,总共也不过15分钟左右。早年,这里乃是法租界的黄金地段,唤作杜美路,是当年商政文娱乐钟爱的花园洋房一条街。这里曾坐落着海上闻人、青帮大佬杜月笙的宅邸,也有中国第一个立体电影院杜美大戏院。据说,爱因斯坦也曾在此打卡看电影。后来,随路名改成东湖电影院。凭借开业后第一部彩色立体

电影,《魔术师的奇遇》创下连映四年的观影传奇,是东湖路上“排队的网红始祖”。

午后,散见于几个咖啡厅内,一人一杯咖啡一台电脑,消磨时光的人们,慢生活的节奏在这里随处可见。你在这里可以感受到工作、娱乐两不误。

东湖路迷人是迷在夜晚,华灯初上,绿叶婆娑,夜色映掩下,一个“潮”字可以注明你现在的感受。咖啡馆或是酒吧或歌舞厅、小餐馆、养生馆,还蹦出川味极浓的火锅店,平添了一份狂野之气。

这条充满异国风情、摩登又复古的小路以116年的历史形成的文化底蕴,使得这条小路风情万种、魅力无限。东湖路就是东湖路,没有其他的路可以复制和替代。



荷塘(油画) 徐音

我6岁那年,迎来上海解放后第一个春节。小年夜吃年夜饭,父亲和母亲忙个不停,两个婢娘前来帮忙。我和哥哥们兴高采烈,因为这一天能吃到平时吃不到的鱼肉和花生等美食。傍晚,三只八仙桌品字形摆开,台上的菜肴热气腾腾。待所有人入座后,祖父笑着说:“今天团圆圆圆吃年夜饭,明天换上新衣服,拍张全家照。”他还说,兄弟间要相互帮衬,妯娌间要友善,孩子们要好好读书,做正直的人,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祖父丁葵生光绪十五年(1889年)生于农耕家庭,一生为人正直,好善乐施。他是干农活的行家里手,远近闻名。他经常教育三个儿子要好好种田,做有出息的人。在祖父的教育

下,父亲成了耕地撒种的好手;大叔忠厚老实,脏活累活抢着干;小叔响应国家号召,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

那年,的大年三十,阳光明媚,祖父祖母携全家三十多人在五开间新屋前的场地上照相。我站在祖父身边,不知道是心里太激动还是第一次照相,拍出来的照片只有我的身子歪斜了。

去年七月,祖父传下来的第三代举行第12届兄弟联谊会,我作为他们的长辈也受邀参加。席间我提议,明年是祖父诞生130周年,他传下来六代子孙,有180多人,可否举办一次缅怀老祖宗、传承好家风的聚会,拍摄耕读堂丁葵生家族第二张全家福照片。大家纷纷

每逢亥年,总是会想到养猪那活儿。

我插队落户半年,在生产队里人事尚未全熟,这就是既能干活又很容易被生产队长使唤的阶段。

生产队畜牧场养猪的康伯虽然年近六十,身体尚健,不知怎么这几天病倒了,临时要紧急拉个人顶差。生产队长号召了几个人,都有点推三阻四。我就成了不二人选:一个人常年住在生产队,赤条条无牵挂,搬到畜牧场也方便。半年农活淬炼,手势已出来了,干活很上手。一知青,嫩皮得很,领导的话必然唯听是从。历史选择了我,去畜牧场养猪也。

对养猪我不感兴趣,但对康伯怎么照应畜牧场,把几十头猪养得妥帖、安定、和谐,畜牧场弄得山青水绿,是很有点敬仰的。在社场上干活,稍有空闲,时常遛到隔壁的养猪处,很有兴趣地与康伯聊聊,有一查没一查,听他谈养猪,也时有感叹其中学问之深。

没想到,平日琐碎的积累,为担此重任,大大地帮了我的忙。捋了下康伯平素关于养猪的要点,我喂猪一定注意猪草与玉米、麦子屑搭配的比例,不能克扣粮食这个要件的份量;喂猪时间掌握较为精准,不能早,早了容易纵容猪们好吃的懒性,但也不能过份晚点,造成猪棚内一片吵闹、抗议,踢墙啃猪

腿)、“子弹”(香烟)和“炸药包”(奶油蛋糕)。这些今天看来是再普通不过的事在当时真成了我的问题。白天见面时她显然看出我的难言之隐,安慰我说她父母亲不在乎这些,要的是一个有出息的小伙子。夜深人静时我对“有出息”的含义辗转反复反复思虑,好在后来想到年少时

那时的延安中路尚未拓宽很是静谧。从延安饭店西行至华山路右转后走到南京西路,再往东直行至石门一路绕回到延安中路,如此步行一个大圈就算是我与她的第一次约会了。一路上我无意寻找咖啡馆,只因囊中羞涩也绝无勇气寻找咖啡馆,甚至忘了应在路经的食品店买样什么吃的东西给她,哪怕是稍稍便宜一些的,却只顾得滔滔不绝地自说自话。现在依稀还记得“身体是可以锻炼得很强壮的”、“钱是可以慢慢攒的”、“社会地位今后也会有”等等。想想可笑甚至有些滑稽,这些话倘若说给现在的女孩听,除了白眼后果是可想而知的。但她却专注地听了,笑咪咪的一言不发。

记得准备第一次上门的礼物让我好几天愁眉不展。当时街头巷尾公认的“毛脚女婿”参见未来丈人与丈母娘的标配是:“机关枪”(金华火腿)、“子弹”(香烟)和“炸药包”(奶油蛋糕)。这些今天看来是再普通不过的事在当时真成了我的问题。白天见面时她显然看出我的难言之隐,安慰我说她父母亲不在乎这些,要的是一个有出息的小伙子。夜深人静时我对“有出息”的含义辗转反复反复思虑,好在后来想到年少时

家父传授的几笔国画技能,终于顿生灵感何不画一幅画作为觐见未来岳父母的大礼呢?起身铺开砚纸颇有自信地临摹了一幅李可染的水墨“耕牛图”,一气呵成,但见牛背上端坐一牧童衣着清贫倒也颇具精、气、神韵,一张日报纸一卷算大功告成。

“小伙有文化”!至今我对后来的岳父,一位1944年就在山东老家参加革命的南下老干部当时的一锤定音感激铭心,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终于有了着落,那天也见到了十三岁就参加妇救会的岳母,一位和蔼可亲的当年推着独轮车冒着枪林弹雨的支前

相隔69年的全家福

丁廷林

表示赞同。我们成立了家族聚会筹备小组,积极征求各家意见,57个家庭都愿意参加。聚会日期渐近,可是冬雨连绵,一个多月未见太阳。1月26日,却见乌云散开,久违的太阳露出笑脸,真是天公作美。我86岁的大哥,刚从奉贤人民医院出院,携89岁的夫人到达聚会地点。我的侄媳特意从澳大利亚回国,如期与亲戚们会合。我孙子将去年十月的休假推迟,以便回国参加聚会。我姑妈24岁生下表弟后就去世了,60多年来表弟一家与我们很少走动,小辈之间

我曾经养过几天猪

本原

栏,影响长膘;猪有大小,胃口有强弱、吃食速度有快慢,这个是我特别关注的,手拿一根长棍,猪食倾入槽内后,我手持长棍,巡视几个猪栏,对群猪用餐状况进行评估,严防多吃多占,尤其容不下挤着吃的猪,一猪独占槽位,造成饥饿严重两极分化的恶性局面。对此,我常忿忿然,对显示出刁性、恶性的猪棍棒伺候。喂食是关键,一周之后,棍棒之下出好猪,每每到开饭之时,猪圈内只闻嘈嘈切切进食音,无有呼天抢地不安声。一天中稍有空闲,到河浜中挑担水,我拉出两三头骨瘦毛长的猪,往猪体上泼几瓢水,用大猪鬃做就的长板刷,沿着猪脊背由前往后、由上而下,咔嚓嚓地为其洗身刷毛,这架势与大观园浴室擦背师傅好有一比。那也是听康伯讲的,给瘦弱的猪常洗澡刷毛,很有舒经活血、开胃健体之功效,让这几只猪的生长速度跟上来。另外更有一个现在讲起来大局上的价值,弱者强了,猪圈内力量对比就平衡,大大减轻了我每逢喂食时,持棍维稳的精力。

好像刚刚摸到一点门径,康伯居然病愈,又到畜牧场来出工了。屈指一算,我只养了两周的猪,半个月缺一天的。可是后来却有一些想不到的收获。那要评五好社员,按照公社党委要求,大队党支部布置下边的二十一个生产队,都选送一名候选人,关键是附上每个人的事迹材料,不得少于八百字。材料由生产队报送大队,大队报送公社,如评上的,材料再要送到革委会。

这是一件大事,又是苦事。一个复员军人说,我们部队在越南抗美,不怕飞机大炮,就怕总结报告。原来地方上也有这个活。没办法,权衡再三,又是历史选择了我。好在康伯与我熟,夏天,我到他家又乘过几次风凉,不但形态,连习惯、脾性、往昔都熟。一天吃罢晚饭,耗费一个半小时,我草草地写了篇千字文《我说康伯》,第二天交差。之后,康伯评上了,这是他活干得好,人缘也好。

半年之后,冬至时节,我们在沟浜里挖河泥,田埂上远远地骑来两辆自行车,下车后两个穿着中山装,口袋里插着两支钢笔的中年人,居然在田野里高一脚低一脚地向我们挖河的地方走来。两个妇女

模範。在这家部队大院人的身上,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朴实与暖心。一年后我们领了结婚证书选择了旅行结婚。旅行结婚是那个年代的时尚,但花销标准在今天看来是那么的寒碜,即便如此我们仍得精打细算。事先联系了部队招待所,但腰包可不是任何时候都有勇气随便掏的。在北京东聚德门口自己的双腿像被绑了练功的砖块一般怎么也抬不起来,她看到我的心底,谈笑间扯着我回到军分区招待所,当一只烧鸡和二瓶啤酒摆在面前由我狼吞虎咽时,我的眼眶湿润了,多少年后每每在饭桌上看到香喷喷的烤鸭,我的鼻子总会有一丝酸酸的感觉。

春去秋来,回头想想当年一个美丽聪慧的部队干部子女若要门当户对,或是以“财”取人、以“地位”取人,这绣球在当时是无论如何也砸不到我头上的。如今,昔日的延安中路已随着城市建设变得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不变的是我心中永远珍藏的她抛给我的绣球。

学生,还有硕博博士。我们的祖辈耕作在土地,我们现在“耕作”在机关、学校和企业。不管是处级干部、教授和企业家,还是社会普通一员,我们一定会遵循祖先的教导,不忘初心,接住丁氏家族好家风的接力棒,做正直的人,做对社会有用的人,以德修身,以德持家,以德处世,和谐互助,相亲相爱。

今天,这张大家族全家福照片已放在我的床头。相信,未来还会有许多张这样的照片。相亲相爱的一大家子是社会的一分子,我们和和美美,社会就会多一些友爱,多一些和谐。

过有品质的年

是天然的“民间外交大使”,

明请看本栏。

责编:殷健灵



社员嚷着,说是找我的!出什么事了?我迟迟地走过去,也没什么大事。来的两个人说自己是县革委会教革组的,问我三个问题,那篇《我说康伯》是你自己写的吗?康伯这个人的事迹有没有编造的地方?贫下中农对康伯的评价和你写的一致吗?我简要回答后,他们告诉,经过层层筛选,领导决定,这篇文章要收到地方教材中。这就算我在插队落户初期,经受强体力劳动,人几近麻木时,突然感受到的一点亮色,也有点小兴奋。

另一个收获嘛,十多年之后,我写了一篇近万字的报告文学,反映一位戴了历史反革命帽子,被押送回乡,在畜牧场养猪劳动改造,历经二十多年研究,摸索,连续多年创造母猪年生养小猪数量超过世界纪录的事迹。报告文学名为《猪棚里的世界纪录》,发表在八十年代的《文汇》月刊上。当年《解放日报》副总编辑陈迟连夜读了,特地到我办公室,说这篇养猪的报告文学真好看。又问我,你怎么对养猪的事情那么熟!

当然,这里有认真采访的过程,但极为重要的基础恐怕还是在于我曾经养过几天猪啊!

